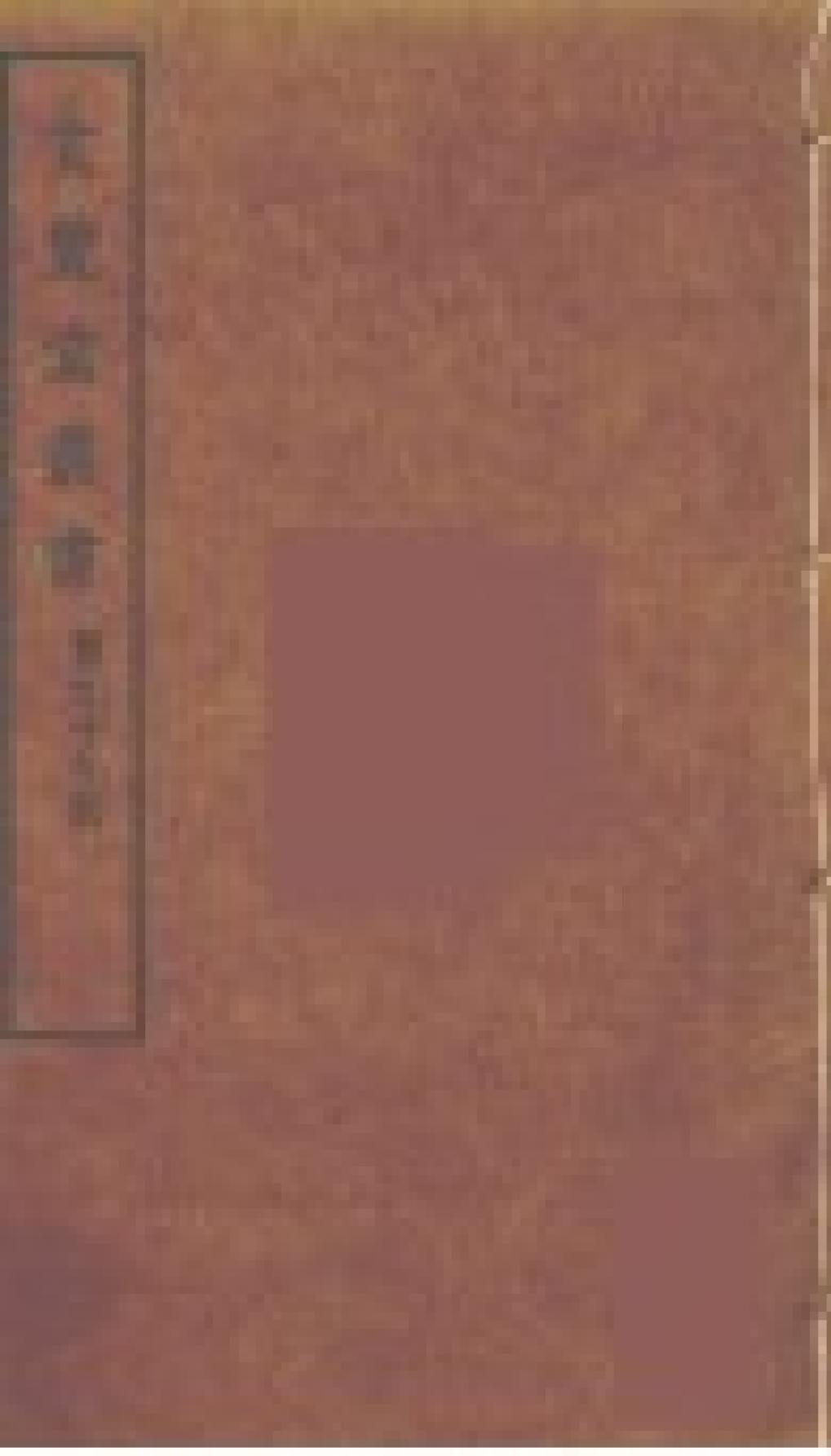


玄覽堂叢書

第九十九冊



經世急切時務

九十九籌卷之五

延陵顏季亨會通著

陳晉

吳上邊

全校

培護兩京

嘗云治國如理家。守堂室而不守藩籬。是之謂揖盜而入。又云圖事貴知務。尋枝葉而忘其根本。是之謂空國以戰。何謂藩籬。昔日之遼與今之薊門是已。何謂根本在北。爲燕在南。爲金陵是已。燕都古幽薊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阻三面而守。以一面制天下。然遼瀋開鐵廣寧。皆左臂之重鎮。既望風瓦解。今中國與

夷特山海一牆之隔耳。其沿邊一帶隘口如一片石、喜峰口等處既宜在在防禦矣。而榆關無險足恃則自都城以達關門。凡可屯兵結陣者俱當察其形勢層層節節密布關鍵可也。近京者爲通州。州有新舊二城頗稱堅厚。新兵幾及一萬食糧亦有數萬緩急可資苟畜兵于京誠莫若畜兵于通相去四十里一呼即至京中得兵之用而無養兵之擾過通爲三河縣東十里有河通寶坻宜濱之使深壅之使闊阻土則沙可農潤下則水。每三河以北爲薊州山不甚險然城廓依岩又當孔道設以重兵守之賊不能過。永平城有山有水山可設伏水可踞勝關門

以內所恃爲垣壁者。但隘口甚多。倘賊由它處侵入。或非必由之地也。至畿南諸郡。則有三關七十二隘。使賊由間道犯真保諸邑。則天下兵馬入援之路絕矣。當留大兵守此一線。使南北得以徑來。若京後之重垣。久矣宜設而天津之海衛。豈得少弛。至居庸紫荆。切近北狄。此與山海俱急者也。南京東連三吳。南引荆汝。大江環遶。淮淝內固。江北則徐穎二州。北跨中原。故淮安特建兵府。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而控全楚。爲江表門戶。鎮江當京口之衝。以通閩浙。蕪湖扼甌越之會。而按宣歙。敵議守金陵者。曰守城門。守雉堞。而忘不如防江。防江不。

如扼要水路之要害。浦口是也。浦口與石城相對。下扼海門。最爲要緊。陸路則池河是也。池河在江北二百里。當築壩增置。李綱有言。六朝所以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耳。至閩州爲漕運要津。采石爲南中上遊。皆宜設兵戍守。而龍江關新江口下至黃天蕩狼山等處。無一不宜加警者也。蘇常等郡。困于重賦。江洋大盜。防其橫決。亦當爲之經心者也。生南人也。備析南地之詳。然生南人而曾游北地者也。故欲其相望爲援。而聊附其地形。以見南北根本並重。不得不稍爲軒輊。如此要以就目前之急。消內地之憂。則又有請焉。自廣寧既潰之后。逃兵逃民雜

處近幾流離顛沛無以爲生。若不散處安插能保其帖然無恙哉。又况奔竄之中焉知無奸細爲之偵探虛實以作內應此幾甸之可虞者也。若在陪京則練兵爲第一要務下據不過扮戲節鉞直爲杜郵是宜募強兵以衛留都不可挑現在以固本又况五方輻輳能保無不逞之徒內懷覬覦者乎嚴立保甲連坐之法是亦防奸之要着耳。



撫寧雲貴

滇黔輔車之地也。滇有變則黔不能獨存。黔有阻則滇無路可達。故當舉雲貴合論。貴州古無封域。皆羅施鬼國之地。國初隸四川行都司。續分隸川湖雲三省。永樂間剪牂牁之地歸諸版圖。因設土司而授之官。不當中國一大縣一線之路。外通滇南。外戶則守在永寧。芒部盤據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卑節。黎平寄治湖廣。五開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匀程番與廣西接壤。素稱難治。鎮遠湖廣之衝險頗足。恃思州石阡孤懸。可憂。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商旅舟楫。但民則漢夷雜處。官則流土相參。鴟張豕。

突。貽。患。實。深。故。香。爐。山。苗。普。安。米。魯。阿。賈。阿。朴。等。苗。叛。服。  
不。常。頃。者。水。西。諸。部。狂。狡。操。戈。逆。執。事。之。顏。行。矣。夫。黔。夷。  
惟。安。酋。最。強。自。靄。翠。內。屬。後。領。夷。羅。民。四。十。八。部。者。安。酋。  
也。寧。謐。不。擾。得。諸。部。心。者。安。酋。也。龍。仲。宋。蔡。邛。水。之。地。南。  
丹。烏。羿。之。衆。視。聲。息。爲。靜。燥。占。影。响。而。觀。望。者。安。酋。也。當。  
日。樂。源。肇。亂。安。酋。且。奉。銅。盤。之。盟。效。左。臂。之。力。蓋。至。千。里。  
郎。州。一。日。燼。落。彼。雖。淫。狡。之。性。豈。盡。愁。然。無。平。原。之。想。耶。  
識。者。已。知。安。酋。之。心。不。能。帖。帖。然。矣。又。況。安。酋。之。怒。子。以。  
地。嘗。我。不。開。兵。端。而。傷。羈。縻。之。至。意。乎。夫。喜。則。鳥。集。怒。則。  
麇。散。諸。夷。皆。然。宜。奢。賊。之。交。搆。而。苗。仲。之。從。亂。也。聞。苗。仲。

反叛。督已勦蕩。豈虞其餘孽復熾乎。則勢不能坐斃。國家必復以天威之赫。張撻伐于彈丸之區。固將待援于隣藩之撫臣矣。然滇南沐府。威力勢足以攝夷。慨然出偏師以佐之。苗酋即欲席卷貴陽一塊。土長驅辰沅。能不畏滇兵之議。其後則沐氏之興。師勢似不能已者。况安之俗爲羅羅。滇黔皆有之。能保不蔓引耶。愚且考之。滇土。滇爲古梁州裔境。地崇岡嶽。嶂激澗縈。紓城郭。人民夷居。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事迫則獸駭禽奔。蓋人自爲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要領。則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然元安路納交趾。金騰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麗曲。

靖彈壓烏蠻王公設險于斯矣而土酋大者元江武定景  
東麗江小者姚安非勝鄧州霑益並以兵力稱桀向背靡  
常。益自麓川靖後滇境粗安則沐氏世與有力焉惟尋甸  
一帶風土絕異兵衛漸疎故諸羅構釁相尋而木邦孟密  
亦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禍夫是以有鎮索之征有撫僕  
蕃甸之征隴川迤西之征蓋苗民之逆乍伏乍騎滇黔一  
耳目今滇南諸夷尚未有攻城屠邑之慘黔之幾折而入  
者則在滇政當悉力從事可也不然北向中州之道于焉  
梗絕雖滇池之達馬湖武定之達建昌川陸俱存久而榛  
基開粵通滇想今日所宜急講耳乃說者謂蠻獠之類種

族藩多安酋處一有若紅黑諸苗非與安酋角力者耶若普安金筑凱獮諸苗非與安酋接壤者邪未必其向背何屬亦可使之互相牽制此所謂以蠻夷攻蠻夷爲中國之長技是已近門人元初爲愚言曰安苗不道幸有才兼文武神謀獨斷如廣西何新撫遣調狼兵奉命征勦行將傳檄定矣愚日望之愚日望之雖然以黔之蕞爾孤城坐受孱弱之病即蕩平之後終無以懾諸苗之膽無黔則無滇其何以成輔車之勢乎愚又欲爲事平日再計之



防禦川湖

蜀楚唇齒之藩也。蜀中多事。勢且延及楚。非楚孰爲應援。故當舉川湖合論。四川古梁州地。劍閣表雲棧之固。瞿塘鎖巴峽之流。西擁雪欄。南接六詔界。以番族阻以蠻部。山水襟束。自相籬籬。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地饒而險扼也。然奸宄內作。懸車束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况上列親藩重兵外戍。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潘以孤城介在番城。而寄咽喉于龍州。千里轉運。輒爲番蠻所遮。斯則巴酉之隱禍也。烏撒芒部諸夷。雖犬牙形格。仰我奧息。然內相黨結。數起兵釁。且于叙瀘有相依之重。故疊茂松。

潘絡繹。羗虜建。越馬湖連亘。棘獠在。疊茂則崇山深澗密  
青叢林輕生喜鬪。唐號吐蕃是李贊皇之經營。韋南臯之  
處分而竟未得其要領者也。在建馬則攢峯層嶂蔓延簇  
布。性謫情貪。漢號南中。繫武侯之區畫。而卒主于攻心者  
也。大抵犬羊之俗。叛讒不一。雖間屈膝繫頸。旋復肆鷙揚  
塵自。

高皇帝撫平後。獐獵之境。沉黎之交。木托桐槽。黑骨夷等。  
往往相繼反噬。亦相繼蕩平之頃者。永寧土司。奪崇明寇  
重慶。犯成都。殺傷無算。且將東阨夔門。西絕棧閣。得搗巢  
而入乎。夫蜀危累。外楚迫震隣。則楚境不可不固守。愚且

四言楚地襄鄧抗其頤斬黃引其掖江寧制其腰腹伊臚  
南向足以雄視諸勝若鄖陽之障陝洛柳桂之跨閩粵辰  
沅之捍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外錯荆楚扼塞斯其備焉但  
道通九省郵驛苦之宗藩橫布歲賦實煩武漢德安民  
窮地瘠承天寢陵所在費冗事煩荆岳澣汙間頻遭水  
患鄖襄水損田廬長沙稅甲它所黃州澆頑常德困憊辰  
沅半爲賊穴麻陽諸洞連結劫爭曩歲支羅之害實緣于  
此衡永僻饒寶慶簡靜溪洞諸蠻本以漢法羈縻差易馴  
擾惟永順保靜世席富強每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今  
幸稍獲安靖所危者在黔蜀隣壤耳荊州府之夷陵州一